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考研保研比工作优秀?

这几天冲上热搜的一条新闻是,武汉某大学一则佳话:优秀会传染,寝室8人全保研,入学时就约定“全寝保研”。随便搜一下,可以看到很多类似新闻:最牛学霸寝室全部考研成功,某宿舍全员保研,颜值与实力并存。10个学霸宿舍38人全读研。与“全部考研保研”绑定的“学霸寝室”,已成为一种惯用的榜样塑造框架。

励志当然很好,刻苦用功去追求深造,也值得学习,但总觉得这种励志框架中带着一种“考研保研比工作更优秀”的价值暗示。

有人说,人家宣传“学霸寝室”全保研考研,只是说他们优秀,并没有说找工作不好、不优秀啊。——虽然没说“找工作”不好,却在典范塑造的选择中隐藏着一种价值判断。对学霸的定义就是以考试为中心:会学习,在各种考试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不是,学习很优秀,毕业后被各单位争

抢,找到了一份理想工作。树立何种典范,体现了根深蒂固的价值偏向,温水煮青蛙的慢炖中,人们似乎也早已把“本科毕业后最好读研”当成不证自明的事,好像本科毕业不配找工作一样。

我佩服那些成功保研和坚持考研者,那需要强大的学习毅力,锚定一个目标不放松,过着图书馆、自习室和寝室三点一线的冷板凳生活,不为窗外喧嚣所惑。我担心的只是,对学霸的狭窄定义与示范,会传递一种选择时的盲目:把本科当成研究生预科班,进入大学就放弃了以“找份理想工作为目标”的选项,直奔下一个阶段,直接以保研和考研为目标,将下一阶段更高层次当成最优选项。保研考研不是出于主动和理性选择,而是一种随大流从众,没有尝试“专业优秀到能找份好工作”的努力,就先接受“考研比工作要好”“研究生比本科更好找工作”的结论。

【含英咀华】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中大的“文学家之径”

早年我在德国国会,曾顺道游览海德堡;匆匆间,对依山而建的德堡大学,只能隔着河远眺,观其“哲学家之径”(Philosophenweg)。据说此径四时花木不同,海大的教授漫步于此,冥想于此,思维往往会灵感闪烁。日本京都大学,则有“哲学之道”(Tetsugaku-no-michi),据说命名者是一京大教授,他在此创了“京都学派”。当年我参观这小径时,心想名字一定是日本人对德

国人的“亦步亦趋”。后来我在沙田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漫步,神思驰骋,认为有一条路可称为“比较文学家之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大吸引了内地很多青年学者来访问,“近水楼台”,通过香港这中西文化交汇的都市来取“西经”。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更是东西方各地学者“络绎奔会”。佛克吉、李达三、乐黛云、曹顺庆等人少长成集,中英混语,会后在路上边走边谈,话题包括是否该建立“比较文学中国

学派”。这条路径,大概是从碧秋楼(和邻近建筑)所在的大学道开始,伸延至路口转入士林路,走一段斜坡路,转弯进入小径到大学宾馆。路边有相思树至士林路,而两旁树木掩映,颇有曲径通幽之趣。后来在学者之外,来访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也很多,巴金、王蒙等名单绵长,于是我修正其名为“文学家之径”。

我的“秋思”是秋天在深圳的福田思念香港的沙田,思念校园里我私下命名的文学家之径。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告许之风不可长

按照宋元丰年间(1078-1085)的法律,凡是依据匿名举报而破的案,写匿名信的人依法应当遭到流放。当时作开封尹的苏颂给神宗上奏,认为“投匿名者可免罪”。苏颂却认为:“此情虽极清,而告许之风不可长。”苏颂后来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写道:“先帝犹恐长告许之风,此所谓忠厚之至。”而在熙宁、元丰之间(1068-1085),每立一法,朝廷“皆立重赏以劝告许者,皆当时小人所为。”(《东坡志林·记告许事》)

优良的治理秩序是靠出卖朋友和组织获得的吗?告密文化直接败坏了公共治理的根基

——人心。因此,告密直接危及人的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使人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毁掉社会的道德基础。东德的时候,作为国家安全部门的史塔西(Stasi)有特别响亮著名的口号:我们无所不在(Wir sind überall!)。据说当时东德民众无一不在监视之中,无一不在被告密的恐惧之中。斯塔西运作40年,收集了大量人民的告密档案:159公里长的文件、140万张图片、16.9万份录像录音带以及15500袋撕碎的材料。当时的告密,使得东德人处于极度的恐惧和焦虑的状态之中,使东德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不知不觉】

摆渡人

上海乌鲁木齐南路178号3号楼,著名翻译家草婴的书房就在这里。他平生收藏的书籍,一张书桌,绿罩子的老式台灯,桌子上方的墙上,是黑白的草婴先生伏案工作的大照片,仿佛他仍在那里反复揣摩推敲。

2002年《收获》开设了“人生采访”专栏,有一期是关于草婴先生的。他写了一篇《我为什么翻译》的文章,同为翻译家的高莽为他写了一篇序言。

草婴先生曾经解释自己的笔名说:“草——是普通的植物,遍地皆是,我想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子民。”但这位普普通通的子民,一生却做了绝对不同寻常的大事,他独自完成列夫·托尔斯泰十二卷集和米·肖洛霍夫三卷的译文。

人道主义,是草婴讲述他的人生时,经常提到的。因为父亲是位西医,抗战前在宁波铁路医院工作,他从小就深受父亲的人道主义精神影响。1937年12月,抗战中,他们举家从宁波避难上海,那时他14岁,满怀忧国忧民和追求真理的朦胧愿望,草婴决心学习俄语。但当时国内一本俄汉字典也没有,他找到的俄侨教师收

费很高,每小时一个银元。他就决定每周上课一次,从家里每个月给他的五元生活费里拿出四元来作学费。可见少年的他,那种决断力和毅力。

草婴写到自己走上翻译道路,是认识了精通俄文的地下党姜椿芳,当时地下党同苏联塔斯社合作,1941年8月20日在上海创办《时代》周刊,专门报导苏联战讯,姜椿芳就让草婴给《时代》翻译稿件。草婴就白天在家里读书,晚上和星期日偷偷在家里翻译。1945年5月草婴正式到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

在谈到为什么走上翻译道路的时候,草婴反复讲述的是,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里,人道主义的光芒给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精神世界,给他肉体坚韧的支持力量。

俄苏文学,曾经给予一代作家的精神与写作醇厚的深远的滋养。而作为“摆渡人”,草婴先生说:“我认为一部好的文学翻译作品应该是译文读者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读后的感受。”“托翁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也得上十遍二十遍吧?”

只要人类,还不是以一种语言交流,摆渡人,就永远起着重要的沟通作用。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速度与声誉

一走进孟加拉(卢旺达首都)的布料集市,我便像掉进了一个斑斓的大海世界里。

售卖布料的小店铺鳞次栉比,多如过江之鲫。一匹匹花里胡哨的布料,铺天盖地。有趣的是,每家布店都坐着一个裁缝,顾客选了布料后,便可当场量身缝制。

竞争强,所以,店家都以良好的服务争取出位。我走入其中一家店铺,问店家:“做一条裤子,要多长时间啊?”

“只要一天。”裁缝热切地回答:“你选了布料,我为你量身,明天同样时间来取。”

“做一条裤子,多少钱?”我又问。

“布料加缝工,3000法郎(折合人民币30元)。”

哎呀,实在是太便宜了呀!那些布料,以毫不协调的缤纷色彩撞击出独树一帜的风情,

原创性的图案充满了奔放不羁的风情,我非常喜欢。穿上这样的裤子,心情立马变得“十分非洲”。

一口气选了八块设计不同的布料,要求最简单的样式——直筒裤身、窄裤管、分设左右两个暗袋。

次日再去时,裤子已经缝好。试穿,合身而又舒适,非常满意,付清款项,给了小费,欢天喜地地携回家来。

第一天穿,便出事了。蹲下来拿东西,裤子“嘶”的一声,毫无廉耻地裂开了。我把裤子的内面翻出来检查,这才发现缝工惊人的拙劣,线条歪斜斜且不说,针脚疏疏松松的,只要用手大力一扯,线条便脱落了。

千山万水捎回来这八条粗制滥造的裤子,进了垃圾桶。

孟加拉裁缝火箭般的工作速度固然让人惊叹,然而,当速度换来的不是正能量的效应时,对于业者的声誉,是一种难以弥补的伤害。

● 随手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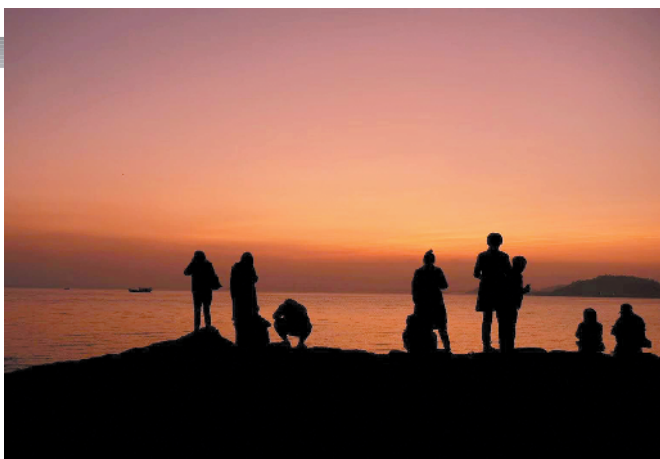
海边观日

□图文 王军

参加在珠海举行的“城市最美海岸线”徒步活动,前一天晚上住在离海边不太远的酒店。喜欢拍照的我当然不能错过海边日出,凌晨4点半就起床了,叫了个出租车到达“爱情邮局”观日点。

到时,天空没有一丝光亮,四周空无一人。大约五时,天空开始逐渐泛蓝,随时间变化,颜色越来越红,已经沉醉的我这才发现,礁石上已聚集了不少人,他们的背影在绚丽的天空下显得那么温馨……我迅速按下快门,记录这美丽瞬间。

一年365天,每天的日出日落都不一样,但无论乌云密布还是晴空万里,太阳都会升起,即使被浮云遮蔽时也同样发光发热。



本栏目征集用手机拍摄反映当下时代精神、有当下时代气息的普通人精彩瞬间的照片,来稿请附上100-200字的简短文字,投稿邮箱:ycwbwyb@163.com。稿费从优。

【横眉冷对】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贡布里希说,艺术何以有一部历史,这是治艺术史的首要问题。贡氏的意思是,如果不能解释历史上不同艺术风格的传承,如果不同的表现之间缺乏一种内部的关联,而相异的图式也无法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构成前后关系,艺术就不能成为一部历史。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对黑格尔哲学的贡布里希承认,这个宣布哲学终结于普鲁士帝国的哲学家是第一个真正的艺术史家,因为正是他尝试着把人类历史的不同艺术样式描述为一个逻辑的序列。

我们可以反对他的描述,证伪他的序列,但不能去除序列本身。当年我阅读贡氏理论时,发现了一个进入他的理论体系的关键。这个关键:必须把艺术和艺术教育看成是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够辨明在具体的艺术学习中,后人如何习得前人的技法;如果我们能把个人学画的过程描述清楚,不同艺术风格之间的历史传承也就变得明白晓畅了。

请注意《艺术与错觉》一书的副题:图画再现心理学研究。贡氏说得很明确,他试图解释一个日常现象:为什么人们普遍接受“栩栩如生”,并视之为“天才”的

绘画要向绘画学习!

表现?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艺术家也是以此为目标的。至少,从欧洲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印象主义的修拉,可以看作是一场关于谁能更“栩栩如生”的竞争史。每一代画家都以取得比前一代画家更多的“栩栩如生”的描绘而跻身于艺术史中,并建立起自己的地位。

具体案例我就不说了,有兴趣的自己去找。

我回忆起当年在课堂学习素描和油画的经历,包括其中所碰到的困难。及至阅读贡氏理论时,他的一句话才让我如梦初醒。他说,绘画要向绘画学习!

36号商铺

□肖佑启

秋天的夜黑得早,必须提前一小时亮灯。

程伯乐意天早黑。人闲不得,一闲烦心的事就自动找上门,倒不如多找点开心的事泄火。

最近一个月,程伯迷上了打太极拳,学完杨式二十四式,正跟随老师学杨式四十二式。人岁数大了,记每一式的名称和动作要领,容易串混,但比起在家里大眼瞪小眼,程伯更愿意去打太极拳。一呼一吸,身随气行,手到眼到,慢起慢沉,难得的修性。

出小区去健身广场,必须经过36号商铺。刚学太极拳的时候,程伯还走过来走过去瞄一眼36号商铺,尽管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门上贴着“旺铺出租”的红纸,但他的眼睛总是忍不住要停留一会儿。商铺迟迟没有租出去,程伯的心揪得痛、疼得慌。最近十天,再经过36号商铺时,程伯说什么也要把头扭向一边,眼不见为净!

“说得好听,一铺养三代,养个鬼。”回家的路上,程伯愤愤地骂了一句粗话。

买了这个铺位,大把的钱投进去却迟迟不见收益,这比活生生地用刀割身上的肉还难受!无论如何,明天一定要去跟儿子儿媳细细敲定一件事:是低价出租,还是转让出售。

一家人商议的结果,少数服

从多数:以三个月为期限,继续放租。

程伯气得直跺脚,头摇成拨浪鼓。

“不听大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可是上百万块钱啊,存在银行利息一年也有好几万,现在石头丢进水里,连个泡也不冒,你们是脑壳子生锈了!”骂够了,没人理他,程伯自知无趣,只得快快换好太极拳,手抄在背后,去打太极拳。

三个月期限很快就要到了,除了偶尔有人问一下铺位租金和小区常住人口外,全部没有下文。这让程伯想不通:36,多吉利的数字,而且36号离小区南门就隔着三个铺位,怎么就没人承租呢?

程伯的叹息越来越多,36号商铺犹如一道魔咒贴在他的眉间,又像是一只蚂蟥叮在他的脚上,扯也扯不掉,唉!烦啊!

这一日,程伯接到老家兄弟的电话,电话那头,程伯的俩兄弟也是一坛子的苦水,为十亩地成家的事,怎么也理不顺。

没辙了,能不能在你那帮帮看个铺位?否则烂在手上,成本也收不回,程伯的兄弟试探道。

俗话说,亲加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何况是兄弟,这个忙一定要帮,程伯嘴上说考虑考虑,心里却早就应承了下来。

□ 听松

醉了



一亩地差不多一万多斤,十亩,那是多少?您算过没有?程伯的儿子一开始就反对父亲的决定,但碍在父亲的面子上,答应帮助销售五百斤。

儿媳也跟着表态,我负责销售三百斤。

一个零头也不够,这咋办?程伯辗转反侧,一急头又痛。

看着程伯的难受劲,老伴递给他一杯热水,叹道:“这是何苦呢?”

一连三天,程伯胃口全无,一日饭在嘴里没有一下没下地倒腾,就是吞不下去。算着柚子到货的日子,他嘴唇上莫名冒出三个大水泡。

这晚,程伯又被老伴赶着去

打太极拳,路过自家36号商铺,突然灵光一闪:撞倒个鬼,这里不就可以卖柚子吗?

程伯代销特产柚子店在36号铺很快开张了。

程伯家乡的柚子果肉紧密,滚圆,水分足,甜爽爽,加之价格每斤又比市场价低五角,所以很受小区业主喜爱,销量一直看涨,这令程伯眉间紧锁的“川”字渐渐散开,挂在脸上的笑容好似一张自我推介的名片。

柚子卖得七七八八了,程伯余兴未尽,他好像又嗅到了什么,又好像被什么牵引着。程伯没底,心悬着,他想看看家人的反应。

“肥水不流外人田,空着也是

空着,只要商铺能挣钱,只要您和妈妈吃苦受累不怨我们,您就开吧。”儿子儿媳的话令程伯很是意外,他原想儿子第一个会反对,没想到儿子竟然投了赞成票。

程伯心急得很,当天就给自家兄弟打电话:我们老家四季有水果,除了柚子,不是还有脐橙、猕猴桃、柿子、香蕉、龙眼、荔枝吗?不是还有盐焗食品、酿酒、笋干、山茶吗?我在这开一家客特产店,你们在老家快点给我组织货源。

程伯长嘘一口气,好像气沉丹田,总算安了,36号铺终于派上用场!

程伯的儿子就不明白,劳累了一生,我老爸怎么就闲不住累

尾随

□明光暗影

这天“甲方爸爸”大发神威,让我把广告方案从A改成B,再改成C,然后是D……最后“庄严地”做出决策:还是用A方案吧。

敢情这位“甲方爸爸”是李诞的爱豆?今年《脱口秀大会3》总决赛的主题就是“终点即原点”。一时间我心中万马奔腾,脑袋则是“雾霭沉沉”,费劲地抬起头颅,见到雪白的墙上那个毫无感情的时钟——短针已经指向9,长针定格在12上面。

无论怎样,好歹可以下班了。拖着疲倦的身躯,走出公司大楼,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卸下了超负荷的千斤担。我们的写字楼坐落干大街的尽头,老板说这里安静(便宜),便与大家创作文案。这儿哪里是安静啊,简直就是被遗忘的荒原死一般的寂静!外面的人要导航仪外加实地勘测,七拐八弯才能找到这里来。

我离开写字楼大门时,四周已黑灯瞎火,只有那似乎相互嫌弃、陪老远才有一盏的路灯,幽幽地发着昏黄的光。我有气无力地走在深巷里,肚子里咕咕噜噜地叫着,哦,忘了自己原来还没吃晚饭呢。便使出了挤牙膏般的劲头,快走了两步。忽然,一位秀发披肩的妙龄女映入眼帘,一看就是标准的OL(女性白领)。白衬衣,齐膝黑裙,脚踏着双跟不算高的高跟鞋,手里挽着个小包包,干练中透着几分婀娜。

妙龄女袅袅走着,步伐不疾不徐,大概也是加班到现在才放工的可怜人儿吧。我们两个陌生人一前一后走着,在此刻鲜有人影的小巷里。

我突然觉得有几分尴尬,一个中年男就这么相差十来步,一直跟在一位妙龄女后面,意欲何为啊?于是,我就再挤挤将用尽的“牙膏”,使出最后的劲,想快步赶超她。

不料当我加快步伐,妙龄女也加快了步伐。算了,我让

她先走吧。正想放缓脚步时,咕咕叫的肚子却坚决地投了反对票,且妙龄女这时居然也减了速度。难道妙龄女与“甲方爸爸”是一伙的,都逗我玩呢?

没辙,小巷里一男一女继续维持着一前一后,不近不远的行走,如同两颗无限接近却不可交集的星球运行在各自的轨道上。

慢慢地走出了深巷,灯火渐渐多了些,但依旧没什么行人。我不好意思让目光总是直直地落在人家的身背,以及下面左右有节奏摆动的部位,那样显得有些猥亵。虽说这是大街的公共场所,却总有点私闯别人后花园的感觉。我便没事找事地调整焦距,如同机械钟摆一样,一会转过头左看看,一会侧脸右看看——事实上两边并没啥可看的。

妙龄女显然是早已觉察到身后有人跟踉,三番五次我都感觉到她扭过头来看我,但终究没有,而是装着若无其事地往前走着,只是手里的包包这仿佛只能听到彼此脚步声的寂静,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我故意发出了一点声响,清了清嗓子——“咳咳……”

不料,妙龄女闻声拔腿就跑,一溜烟似地飞快地向前冲去。好家伙!加班狗到现在居然还有这等冲劲?我一边纳闷,一边暗自窃笑,难道真是把我当作坏人流氓色狼了吗?虽无潘安之貌、卫玠之容,但你看我样子像是个坏人么?气得我顺手撩了一下因偷文案而散发,手里重移的几缕稀头发,手重却立马有了些似汗又像油的腻乎。

就在这仰头的的一瞬间,我才发现不知不觉已走到了街口的红绿灯。原来,妙龄女是趁着最后几秒绿灯而快步跑过去,大概并不是因为我那突兀的发声而“落荒而逃”的……

此时,我只能等待下一次绿灯,才能走过街对面了。地铁口就在前方不远处。

情况特殊

□赵建平

老赵为自己定下个“规矩”。每到双休日早晨,他都要让老伴把自己一天中要做的家务事列个清单出来,当天晚上再让她对完成情况进行评价,给予奖励。

只要“领导”大人在清单上批写个“好”字,他就能饱餐一顿火锅;批个“较好”,则不奖不罚;什么都不批,他就要被罚在门口的小广场跑上十圈。不过总的算来,这些年他获得的奖励远受的罚要多,脖子后的一圈槽头肉便是“殊荣”。

今天又是周末,被窝里的老

赵天亮就催促老伴赶快拉清单。起床后,他又仔细记了记单子,饭都没顾上吃,就开车出发了。

他先从十公里外的镇里购回大米和麻油,结果发现忘记给小女儿买药,不得已又返回镇上,等回来已是上午九点了。

“哎,糟了!校长让我到乡里去搭建建档立卡家庭名单文件,九点前必须传到指定邮箱。”未等老伴应声,老赵的车子又不见了踪影。

直到拷完资料,老赵才想起给同事老夏打电话的事,约他一

起到市里为自己爱车做保养。由于路远加上保养车的人多,他们回来不晚已是下午四时了。

“老赵,建档立卡考生筛选名单校长还让你赶快上报呢!”老夏一旁提醒他。

“那咱们就赶快筛查吧!”

刚打开手机不到十分钟,老赵的手机响了。是陈刚乡长让他马上到乡政府,去开“锅炉房”改造“听证会”,于是他赶快放下手中的活儿,又奔往乡里。

这开会连同填好电子档案少说也有两小时之久。当老赵再次赶到老夏家,却碰上村里因电路

检修停电,他们只好坐着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来电,才恢复了手中的工作。当精准筛查完全乡近三千个家庭时,再看着时钟,已是夜间十一点多了。

此刻,匆匆回家的老赵赶紧把车停在院子里,家都没进,便向小广场走去。

“老赵,你回来看看清单吧!”

“不用看,我知道给你寄饭钱的事泡汤了,我自认受罚还不成吗?”

“你倒是看看呀!”

当他打开单子,发现“领导”用红笔批了四个字:“情况特殊。”